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福特基金会资助
中国sexuality研究系列10
潘绥铭 主编

“性”、健康与文化

——世界“性”研究精粹选译

翻译：魏伟

主编：黄盈盈 潘绥铭
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杂志出版社授权

UP | 阮芳赋主编 性学万有文库(030)
高雄 万有出版社 台湾
2007年9月

and identification. In D. W. Riggs and J. M. Selby (Eds.), *New Zealand Perspectives on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pp. 190-194).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Riggs, D. W. and Selby, J. M. (1998) *Seeing the seen: Whiteness as unmarked category in psychologists' writings on race*. *本土研究报告会材料集大同人印中*, Proceedings of the 38th Annual Conference (Melbourne: APSS), pp. 190-194. 胡寶金基群譯

Riggs, D. W. (2002) As if it were black: Whiteness. *本土研究报告会材料集大同人印中*, Proceedings of the 41st Annual Conference (Gillanayze 中国), pp. 190-194. 胡寶金基群譯

“性”、健康与文化

——世界“性”研究精粹选译

翻译：魏伟

- Spicer, J. and C. Barnes (1996) *Developing psychosocial theory in health psychology*. *本土研究报告会材料集大同人印中*, Proceedings of the 35th Annual Conference, Victoria University, Wellington, New Zealand, 10-12 July 1996. A-0-02EE8-080-8/96 : E1-MH21
Spicer, J. and C. Barnes (1996) *Developing psychosocial theory in health psychology*. *本土研究报告会材料集大同人印中*, Proceedings of the 35th Annual Conference, Victoria University, Wellington, New Zealand, 10-12 July 1996. A-0-02EE8-080-8/96 : E1-MH21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2(10), 1111-1120. 1996年10月号
Stainton Rogers, W. (1994) *Health and Illness: An Exploration of Divorce*.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5.11.10 (70) : XAV
Stainton Rogers, W. (1996) *Critical approaches to health psychology*. *本土研究报告会材料集大同人印中*, Proceedings of the 35th Annual Conference, Victoria University, Wellington, New Zealand, 10-12 July 1996. A-0-02EE8-080-8/96 : E1-MH21
Psychology, 1, 63-77.
Stephenson (2003). Strickland, B. R. (1978) *Effect of verbal expectancies on self-related behaviors*. *本土研究报告会材料集大同人印中*,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6, 1182-1211.
Walker, J. (2001) *Control and the Psychology of Health*.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1.14 : 69
Wilkinson, S. (1990) *The role of reflexivity in feminist psychology*. *本土研究报告会材料集大同人印中*, Women's International Forum, 11, 493-507.
Willig, C. (2000) *A discourse-dynamism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ubjectivity in psychology*. *本土研究报告会材料集大同人印中*, Theory and Psychology, 10, 547-570.
2002.1.14 : 69

Wof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福特基金赞助
潘绥铭 主编
中国 sexuality 研究系列 10
书名：“性”、健康与文化——世界“性”研究精粹选译
翻译：魏伟
主编：黄盈盈 潘绥铭
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杂志出版社授权



出版者：阮芳赋 主编：性学万有文库 030
万有出版社

ISBN-13: 978-986-83350-0-4

地址：高雄市三民区民礼路 40 号

TEL: (07) 385-4553

FAX: (07) 615-8001

E-MAIL: universalpress88@yahoo.com.tw

邮拨账号：42199922

户名：万有出版社

名誉社长：林燕卿

社长：张隆基

发行人：萧金柱

初版：2007 年 9 月

30 元

说明与致谢

本书所翻译的十篇文章均选自《文化、健康与“性”》(*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学术杂志，并得到该杂志的版权所有者Taylor & Francis Group的中文出版授权。

有关该杂志以及如何订阅的详细信息可参考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13691058.html>，或者
直接写电子邮件至 chs@ioe.ac.uk。

本书的出版翻译，尤其得到了该杂志的主编 Peter Aggleton 教授的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目 录

情爱、生活方式和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波博－迪欧纳索（布基纳法索）年轻人的道德世界	1
欲望的移位：北巴厘社会中的性和疾病	17
得州休斯敦一个非裔美国人社区关于梅毒的民间解释	35
为什么青少年怀孕被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	
英美两国有有关定量研究的综述	46
可臻完美的阴道：尺寸大小很重要	64
男子气概和都市男人：	
异性约会，恋爱和性互动的认知脚本	79
从“刚刚认识”到“约会”：	
青少年对（异性恋）性关系的界定	98
台湾女同性恋身份建构中的全球化修辞和本土策略	125
在异性恋制度下体现身份：	
关于印度的新婚年轻女人的研究	140
探寻控制的机制：	
心理学和“健康主体地位”的文化生产	157

情爱、生活方式 和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波博－迪欧纳索（布基纳法索）年轻人的道德世界^①

HELLE SAMUELSEN

哥本哈根大学国际卫生和健康系

HIV的蔓延对绝大多数非洲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当数量的新的HIV感染者是15—25周岁的年轻人。本文的目的在于探寻波博－迪欧纳索（布基纳法索）本地年轻人的道德世界，讨论HIV是如何影响他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思考和对性关系的认识的。通过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包括焦点组讨论，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57名15—25岁的年轻人参与了为期3个月的研究。采用“生活方式”的角度，文章显示失业和贫困的结构性因素，连同全球的艾滋病话语，让年轻人对爱情，忠诚和现代生活的憧憬中充满了挫折和困惑。研究数据显示HIV的蔓延加剧了他们对于生活在风险社会和面临风险的感受。为了应对这样的不确定和联系，本地有关信任和忠诚的话语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变得格外重要，预防HIV成为寻找一个忠诚的伴侣和使用安全套的同义词。

关键词：HIV/AIDS，生活方式，布基纳法索，年轻人，风险

① “Love, lifestyle and the risk of AIDS: The moral worlds of young people in Bobo-Dioulasso, Burkina Faso”,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2006, Vol.8, No. 3. 作者通讯地址：Helle Samuelse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Oster Farimagsgade, Building 16, PO Box 2099, DK-1014 Kobenhavn, Denmark.

导　　言

非洲遭受了HIV的重创，尤其是东部和南部非洲，那里的一些地区超过30%的成年人估计是HIV阳性。在今天的非洲，总共有2940万人成为HIV/AIDS的受害者，为这个大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HIV的感染在西非还没有达到特别严重的程度：塞内加尔和马里这样的国家的HIV感染率相对较低，大约1—2%；在布基纳法索，HIV在15—49岁的成年人中的感染率大约是4.2%（UNAIDS，2004）。

根据布基纳法索最近的人口健康状况调查（DHS,1998/99），98.7%的城市女性和99.8%的城市男性听说过HIV/AIDS。此外，58.7%的城市女性和78.8%的城市男性知道使用安全套能够预防HIV/AIDS（INSD 国家人口统计局，2000）。但是，DNS调查的数据显示只有3%年龄在15—25岁之间的年轻女性在他们最近的性关系中报告有使用安全套。同一年龄段男性的使用比例明显高出很多，达到40%（INSD,2000: 203）。这些研究显示存在知识和实践的差异，也就是说，人们了解相关知识和信息并不必定改变他们的行为。

本文希望揭示年轻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思考和运用有关HIV和AIDS的知识的。目标因此是探寻生活在波博—迪欧纳索（布基纳法索）的年轻人的道德世界，特别考察年轻人在涉及情爱、性和风险时面临的问题。基于2002年调查的数据，文章讨论了波博—迪欧纳索年轻人面临的三种困境。第一种困境揭示了他们对现代化都市生活的想象，和严酷的社会经济现实两者之间的落差；第二种困境是他们关于爱情，伴侣和婚姻的理想和与伴侣实际关系之间的冲突。第三种困境和对感染HIV的恐惧直接联系在一起，尽管绝大多数年轻人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他们还是感到身处风险之中。我的结论认为当代 HIV/AIDS话语，和对信任和本体安全的追求——后者是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两者一起影响和推动了本地忠诚话语的建构。忠诚话语对于预防和风险的认知发生了影响，找到一个忠诚的伴侣被认为和使用安全套具备同样的效力。此外，HIV/AIDS话语加剧了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担忧，无论是在具体个人的层面，还是一般的层面，也就造就了一个对未来更加暗淡的希望，并非现代生活方式的梦想承诺的那样。

研究方法

这个研究是2002年在波博—迪欧纳索进行的，该城拥有大约50万人口，是布基纳法索的第二大城市。这个城市民族混居，波博族是最主要的民族。研究是在波博—迪欧纳索的两个不同地区进行的：欧日林（Ouezzin）和阿卡特—维内（Accart-Ville）。位于城中心的东部，欧日林是这个城市最古老的部分，而阿卡特—维内则是最近发展起来的。57名15—25岁（30名男性和27名女性）的年轻人参与了此项研究。参与者代表了不同的民族背景，绝大多数是波博族。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内，运用定性田野方法对这些年轻人进行了研究：焦点组讨论，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本地的四名研究助理参与了数据的收集。焦点组讨论既包括单一性别的群体，也包括混合性别的群体。

同一群体参与的三个系列焦点组讨论对研究的三个主题进行了摸索。同样的三个主题也在个人访谈中进行了考察。第一个主题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面临的问题。第二个主题涉及年轻人对媒体产品的消费，尤其是健康相关信息的来源。^①第三个主题集中在参与者对于情爱、性关系和HIV/AIDS的认知和经历。

此外，对广播记者和匿名检测与咨询机构的人员作了关键信息提供者的访谈。由于研究助理在该城的这两个地方有认识的人，所以这两个研究场所的选择是根据便利决定的。对研究主题的讨论是按顺序展开的，因此最为敏感的话题留到了最后。

研究发现

现代性和城市生活方式

全球联系的加剧——简而言之，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人员、商品、图像和意识形态的流动（Inda and Rodaldo, 2002）。全球化的步伐触及到最为边远的地方，对绝大多数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某个层面，全球化的进程造就了同质性，同样的产品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找到。但是在本土

^①这个主题会在即将出版的另外一篇论文中探讨，而其它两个主题和本文的目标更加契合。

的层面，外国的文化样式被根据本地的条件进行了解读、翻译和借用，因此也产生了异质性（Inda and Rodaldo, 2002）。这样的复杂性反映在许多第三世界的城市的现实中，一方面，消费西方的产品是重要而受到推崇的，另一方面，新的文化样式被建构和阐释。

在吉登斯看来，晚期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个人必须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除了选择以外，别无选择”（Giddens, 1991: 4）。这里生活方式指的是“或多或少个人拥有的一套整合的实践，不仅因为这些实践能够满足实际的需要，而且因为它们为特定的自我认同赋予了物质的形式”（Giddens, 1991: 81）。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包括但是不局限于身体的塑造，这里衣着、食物和发型都是重要的方面。因此，这既是个人想如何进行呈现自我，也是个人在他们社会生活中的表演，包括行为的方式、会见与朋友社交的场景（milieu）的选择。个人选择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事实并不是说所有的选择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生活方式具有一些规律，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群体压力和角色模式的影响（Giddens, 1991: 82）。

在对赞比亚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生活方式进行分析时，弗格森使用了文化类型（cultural style）的概念。因此，文化类型的概念从很多方面接近生活方式的概念；但是更加关注特定的类型区别于其它实践类型的地方，比如城市西方化的文化类型和传统的乡村类型的区别（Ferguson, 1999: 84）。在这里主要使用的概念是“生活方式”，但是当年轻人区分他们和其他社会群体的时候，文化类型的概念就可以使用。

布基纳法索城市里的年轻人非常在意关于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文化类型的选择。许多人都处于他们人生的一个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异进行思考的阶段，这些生活方式出现在城市里，尤其是在媒体中。他们同样意识到自己的社会经济条件的现实，并时常感到沮丧。所有参与研究的年轻人都是担心他们的经济状况：怎样挣钱读书，怎样找到一个可以维持生计甚至帮助他们的家人工作，和怎样获得一个合适的文化类型所必需的物质产品。当在深度访谈中问到她面临的主要问题时，Bintou，一个正在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小学老师的21岁的年轻女性这样回答：

“我有太多问题[笑]。有就业的问题，有金钱的问题，因为我们家里有五个孩子，尽管我的母亲承担了主要的责任，但这让我很烦心。此外，我们要上学，她必须负担我们的学费，衣服，医疗和食物。我的问题就是我应该帮助她，这才是我的问题。”

Bintou的母亲在市场里售卖糕饼；还有部分收入来自她父亲的退休金。那些像Bintou这样的年轻人在学校读书，感到受到了特别的对待，但是他们仍然觉得应该承担起从经济上支持家庭的责任。

下面的谈话发生在一群参与焦点组讨论的男孩子之间。

Q：“你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Seydou：“我担心会没有工作。”

Lamoussa：“我担心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我担心我的未来。为了能够做些事情缓解我的担忧，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份小产业，你既不能帮助你的家庭，也不能有任何花销。没有工作，你的未来就一无所有。”

Yacouba：“我更加担心家庭里的教育，或者说家庭教育孩子的方式。这样的话，因为家里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学费，或者父母很难给予学生必要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辍学。这些就是我们的问题。”

年轻人都非常担心他们的未来，特别是是否能得到教育。但是，他们同样希望能够采纳一些他们认为和现代城市生活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年轻人向往的特定的文化类型凸现了代际之间的差异——许多和他们的父辈不同的衣着和装束。然而，选择具有特定风格的行为也标志着隶属于一个大都会的文化类型，这除了衣着的风格以外，还包括其它的附带物品。在布基纳法索，手机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必备之物。最时尚的一款手机被称为“雅加达”——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一款新式和昂贵的型号。

对合适的外在形象的期望不仅仅是强加于自我的——或者希望在其他年轻人眼里富于吸引力——而且也是和社会期望年轻人扮演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当他们离开家庭进入公共场合，年轻人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而且也代表了整个家庭的形象。因此，他们如何出现在公众面前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

社会网络

在波博—迪欧纳索，男孩生活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组成被称为grins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通常包括7—12名15—25岁的生活在同一区域、拥有同样兴趣的男孩子。他们经常——差不多每天——在放学或者下班后聚在一起，从事不同的社交活动：踢足球，看电视，聊天，喝茶或者邀请女孩一起去酒馆。这些群体的民族成分是混杂的，但在社会背景上相对近似。

女孩似乎没有类似的网络：她们更多地被局限在自己的家里，尤其是那些还在读书的女孩，她们只是有一些亲近的朋友。找到男朋友因此成为一种扩展社交网络的方式。本地的街道是年轻人见面聚会的地方。女孩们在家外面的地方见面和谈话，尽管家里的男性亲属可能不允许她们外出或者约会，但还是让她们有机会和同龄的年轻人认识和见面。

虽然扩展家庭在城市里仍然十分常见，许多参与研究的年轻人报告说他们感到孤独，或者渴望和父母的亲密关系。许多人事实上失去了一个甚至双亲；当父母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回到农村的老家，移民到其它地区甚至外国，父母或短或长离开自己的孩子也是十分常见的。其他人——特别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女孩——经常感到她们的监护人，叔叔或者兄长，对她们过于严厉。尽管扩展家庭为年轻人提供了基本需要的满足，许多参与者都感到缺乏支持和引导。

父母极少和孩子谈论性的问题，绝大多数女孩从来没有从父母或者其他成年人那里了解到有关月经的信息。Bintou这样说：

“我想在家里，年轻人和父母在如何为以后的性生活作准备方面没有任何的沟通。因为在家里，这样的话题被认为是禁忌，即便是学校里面有所涉及，也都是很简短的。因此。我相信年轻人对于性的知识知道得很少。”

父母和其他长辈的道德体系认为婚前性关系应该禁止，对性和一些基本的生理现象比如月经保持沉默——这样的道德观念在非洲许多地方都存在（Ahlberg, 1994）。

情爱、浪漫和忠诚

根据访谈对象提供的信息，女孩通常在14—17岁的时候开始约会，而男孩则一般稍晚些（15—18岁）。约会通常是由男孩先发起的，在女孩放学回家的路上搭讪，或者让一个小兄弟传递字条。这种关系在开始的时候常常是背着父母的，男孩和女孩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一般不会发生性行为。两人一般约会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有性行为。来自我们数据的一个普遍的印象就是多数年轻人希望找到一个稳定而忠诚的伴侣。和年轻人城市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浪漫爱情”的道德体系。在波博一迪欧纳索的年轻人中非常流行的肥皂剧，就是这一道德体系的体现。年轻人公开谈论自由恋爱的婚姻，他们所有人都反对包办婚姻。

在焦点组讨论的过程中，男孩和女孩就女孩是否是“拜金主义者”不断发生

着争论——意思是女孩非常关注她们的男朋友是否能为她们提供衣服或者其它她们向往的商品。女孩们在一定程度承认这一点，这并不是说爱情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从实际的角度这是她们取得她们需要东西的唯一可能。这种男孩必须为他们的女朋友提供物质商品的性别角色模式，有时让男孩们感到墮入了陷阱。

作为一名19岁的失业男性，Mohammed表达了这样的沮丧。由于经济的原因，他在一年前离开了学校。学校生活不容易，他复读了两次，家里面临经济困难。母亲过世了，而父亲想到科特迪瓦去找工作，但未能成行，因为2002年那里爆发了内战。Mohammed在离开学校后还没有找到工作。他谈到爱情和关系，说：

“在14、15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墮入情网，那是在5年前……但是为了结束我们的关系，她的母亲决定把她嫁出去，她接受了。现在，我有了另外一个女朋友，但这并不轻松（笑）。现在，你也知道，所有的女孩都喜欢钱，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这就非常艰难了。我们经常因为我没有钱而争吵。”

交换

男性和女性在达到一定年龄后，找到一个女朋友或男朋友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女孩说她们有时很难拒绝她们男朋友的性要求，因为害怕失去他，正如Fatoumata说的那样：

“当一个女孩看见另外一个女孩打扮得很漂亮，她也想拥有好看的衣服，但她无力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她就会和男孩子出去，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她得到她想要的衣服。这就是我说现在很难找到仍然是处女的女孩了，考虑到生活的艰辛。真的很难。”

如果没有女朋友，男孩会觉得很羞愧。约会是都市年轻人文化的一部分。钱对于男孩和年轻男人而言极端重要。和两名20出头的没有工作的男人交谈，他们会采用最无可奈何的办法去逃避。其中的一个，Seraphin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和孩子的母亲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承担起父亲的角色（对此他十分自豪，但却为无力支持孩子和母亲而感到沮丧）。他们的策略似乎就是尽可能去看那些“秀”来娱乐自己和转移压力。^①

^①这是年轻人到酒吧，迪斯科舞厅或者街边咖啡馆时使用的词汇。

由于自身经济状况的不稳定，Mohammed和Seraphin都说他们不能和女孩保持稳定的关系。于是，他们力图通过一夜情来维护自己的信心和打发无聊的时光，如同Mohammed说的“当你有了钱，你就能很快找到一个女孩；于是当你有了钱，就能找一个女孩，你给她买东西吃，自己从她身上找乐，然后消失。”

虽然男性和女性在实现期望的性别角色时都面临困难，毫无疑问年轻女孩的肩上承担了更沉重的负荷。两个性别都面临性病传染的风险，但是只有女孩同时面临早孕和流产的问题。此外，婚前性行为对年轻男子的困境可能存在于他和他的宗教意识之间，而年轻女子身处于本人和她的家庭以及夫家所代表的社会之间的两难处境中。

年轻人面临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他们希望和所爱的一个忠诚的伴侣保持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难按照期望的性别角色行事。女孩可能期望男朋友能够提供一些物品和小礼物。对她们而言，这是唯一能够获得别人羡慕的奢侈品，从而以一个受欢迎的面目出现在公共场合；但是男孩需要收入去提供这些东西。在女孩看来，礼物可以用来考验男朋友的诚意。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联系下，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方式的概念，变得特别有意义：“传统丧失得越厉害，在本地和全球的辩证互动下日常生活就会越来越多地重构，而越来越多的个人就会被迫去重新选择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Giddens, 1991: 4）^① 这并不是说Seraphin和其他的年轻男子拥有很多选择的余地，而是他们自己不得不每日里决定怎样处理他们的生活。

寻找“纯粹的关系”

这个研究中的年轻人非常关心他们的伴侣是否忠诚，朋友之间经常就此展开讨论。19岁的Justine说，当她到邻居家串门时，这是一个经常讨论的话题。Arouna，一个23岁的木匠，这样说：

“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我经常到她家去。总是我去找她。有一天，我去她家，惊奇地发现她和另外一个家伙在她的后院。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在一起的原因。就在同一天，从她家回来的路上，我遇到另外一个女孩。我试图接近她，而她接受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在一起。我昨天去看她了。但是，第一个女朋友，因为和另外一个家伙在一起，我还打

^① “传统”一词在人类学家那里总是有问题，但是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中，我把它理解为前现代社会具备的特征。同样承认现代性也会产生传统（Ranger 1983）。

了她。”

年轻人认为忠诚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HIV和其它性病的传播。他们害怕自己的伴侣可能和其他人有关系，因此传染自己。在一个性别混合的焦点组讨论中，19岁的Salamata说：

“我，我想知道我的男朋友在做什么。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也许他有另外一个女朋友，他也许和她一起出去，她也许有什么病。现在的病那么多，我想稍许了解他的生活。比如，如果她有病，然后他和她上过床，他就会传染给我。但是，如果我能够知道他是否有另外的女朋友，我就知道该怎样做……我绝不允许他和另外的女孩一起出去。”

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一个全球化的都市世界给予了年轻人一个不确定和不安全的未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朋友和伴侣之间的信任变得更加重要。伴侣保持忠诚，在关系中保持亲密感是至关重要的。未婚的年轻人谈论追求吉登斯所说的“纯粹关系”；关系不是建立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外在条件上，而是基于信任和承诺，需要伴侣接受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准备牺牲其它潜在的机会（Giddens, 1991: 89-96）。在吉登斯看来，对纯粹关系的追求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但是，鉴于本地的生活状况，这样的追去很难实现。

性，安全套和信任

按照1998/99年度的人口健康状况调查，布基纳法索女孩的初次性行为年龄的中值，全国范围是17.4岁，而城市是17.9岁。无论乡村还是城市，男孩的年龄是20.5岁（INSD, 2000）。虽然我们没有参与者初次性行为年龄的确切数字，但是在我们的数据中发现存在同样的趋势。

所有的参与者这对于安全套都很熟悉，它在波博一迪欧纳索很容易获得。泰德瑞比格等人（Tiendrebeogo et al., 2000）发现在波博一迪欧纳索人均（15—49岁）可获得的安全套数目从1992年的0.7上升到1999年的6.0。^① Prudence牌的包有四个安全套的套装，在街边的小店和许多本地的酒吧和咖啡店里都可以大约50非洲法郎（0.076欧元）的价格买到，这是经过政府补贴后的价格。年轻人都非常清楚如果不进行自我保护所面临的危险。对于意外怀孕的担忧在年轻人中也很常

^① 在布基纳法索，避孕工具的推广在整个1990年代非常迅猛，这可能是因为直到1991年，该国才有了最早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Andro and Hertrich 2001）。

见，尤其是女孩。意外怀孕立刻就会对女孩产生负面的社会后果，首先，她会在家里面临很多麻烦，尤其是男朋友不愿意承担责任和拒绝结婚。她可能被赶出家门，因为未婚生子会让整个家庭蒙羞。她同时也很难继续她的学业。男孩也害怕未婚先孕，特别是这可能引发的责任。在未加保护的性交中感染HIV也是年轻人尤其害怕的事情。他们都知道HIV能够通过性进行传播，大多数人都知道使用安全套能够降低被感染的风险。^①

在布基纳法索，一个使用安全套的社会推广运动采用了这样的标语“忠诚或者安全套”，主要大街都张贴了这样的广告，一名卡车司机手拿一包Prudenced牌的安全套，望着窗外。这则标语和上面描述的年轻人对于忠诚的执著如出一辙。但是，这也造成了一个困境：要求伴侣使用安全套，似乎暗示她/他自己活着伴侣是不忠的。这会带来问题，使伴侣之间是否使用安全套的讨论变得复杂。推广运动集中关注预防意外怀孕和HIV，可能更加反映了未婚年轻人的一些想法。

怀疑

然而，有趣的是，在一些谈话中，年轻人表达了对于安全套效力的怀疑。当问到进行自我预防HIV的方式，一名年轻的女性在焦点组讨论中这样回答：

“在我看来，你需要使用避孕工具，但它们并不是总是值得信任的，因为安全套破裂的情况的确存在。因此，你不得不做一切尽可能保护你自己的事情。”

另外一个女孩进行了补充：

“和从商店里买的安全套相比，更加愿意使用药店里出售的，因为商店里的保存条件很差[在剧烈的阳光下]。在商店里买的质量也很差。”

在另外一组焦点组讨论中，一名年轻男子认为安全套太贵了——就此另外一个年轻男子说：

“在布基纳法索，安全套的价格是受到补贴的，在其它国家，你不可能只花50非洲法郎就买到一包。同时，如果你免费进行发放，人们会说它的质量不好。”

^① 他们不是十分清楚使用剃刀和其它凝固的血多大程度上存在风险。

一群在中心学习裁缝手艺的女孩也在焦点组讨论中提到了安全套的质量问题。一些说安全套的质量很好，因为它们能够防止怀孕、HIV和其它性病。然后是下面的对话：“我想补充，安全套的质量并不总是好的，因为明显在欧洲，他们把劣质的安全套运到非洲销售。我在电视五台的一个节目中看到过”，一名女孩如此说，另外一个女孩接着说：“这是真的，我听说为非洲生产的安全套并不是很好的，在那个节目中，他们告诉人们不要在市场上购买安全套。”

根据菲德伯格—萨维斯伯格等 (Feldberg-Savlesberg et al., 2000) 等人的研究，谣言通常意味着信息的差异，已经知道的信息和希望被知道的信息之间的差异（参见怀特White 2000对谣言传播在非洲的历史的研究）。在这样的语境下，市场买的东西便宜但经常是质量低劣的，成为一个普遍的经验。药物类商品经常是过期的，其它商品受到日光和灰尘的影响。作为一个事实，一些参与者也谈到了性交过程中安全套的破裂，显示安全套也不能完全被信任。

年轻人意识到使用安全套预防意外怀孕和各种传染病时的益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每次性交都会使用安全套，尤其是那些即兴的性行为。^①当问及一群年轻男子第一次性行为时是否使用了安全套，有几个说他们没有使用任何形式的防范措施。21岁的Yacouba说：“我没有使用安全套，因为我对她有信心。因为她还是一个处女，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是她唯一有过的约会对象。既然我是她的第一个约会者，那就没有必要。”Madou补充说：

“我也没有使用安全套。如果你和一个女孩约会，你在她那里没有遇到其他的男孩，发生性关系时就没有必要使用安全套。这表明她是一个严肃而忠诚的女孩。”

这样的言语在我们的参与者中非常普遍，许多人将忠诚视为防止感染HIV的“保证”。在对喀麦隆城市年轻人（15—24岁）的研究中，米克尔斯和克莱恩（Meekers and Klein, 2002）发现只有45%的男性和34%的女性在他们和固定伴侣的最近一次性交中使用了安全套。还有几个参与者提到使用安全套时的性的快感会不一样，并使用这样的说法比如“你不会打着雨伞洗澡吧。”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没有发现在预防HIV和怀孕问题上，在非洲其它地方的

^① 值得指出的是1992/93年度的人口健康状况调查显示只有10%的女性（15—49岁）曾经是用现代避孕技术（Andro and Hertrich 2001）。而1998/99年度的调查显示在城市里82%的年轻男子和58%的年轻女子在上一次婚前性行为中使用了避孕措施（INSD 2000），表明在较短的一个时期内安全套的使用有显著增长。

年轻人中发现的宿命论的态度（Leclerc-Madlala, 1997）。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如何运用HIV和AIDS知识和不同的预防手段的迷惑。从不同的推广运动中，年轻人了解到他们的“ABC”（禁欲Abstain, 忠诚Be Faithful, 使用安全套Use Condoms），但他们并不十分确定到底怎样按照这些信息去做。本地关于忠诚的观念似乎很强大，安全套被使用，但不是作为一个持续的防范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安全套的使用并不符合对于亲密和“纯粹关系”的追求（参见Collins and Stadler, 2000）。

身处风险

正如上文讲过的，这个研究中的年轻人对于HIV和AIDS具有基本的知识，知道传染是如何发生的和怎样保护他们自己。从我们许多的谈话、访谈和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对于艾滋病的恐惧。但是，人口健康状况调查和这个定性研究的数据显示未婚年轻人中安全套使用率并不高。这和本地对于风险的认识有关系吗？

根据杰斐的研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跨文化中，普通人把大规模的不能治愈的疾病和“他者”联系在一起。这里的他者可以是外国，社会中其它群体和一个文化偏离大众的实践（Joffe, 1999）。道格拉斯（Douglas, 1994）提出风险行为者通常属于她所说的“异议群体”或者“隔离”的文化，两者都和“中心社区”的文化和边缘化的“个人”形成截然对比。风险行为者倾向于拥有较少的经济和象征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站在主流和占据统治地位文化的对立面（Douglas, 1994, Bourdieu, 1992）。

与控制财富和影响的中心社区相比，这个研究中的年轻人在许多方面都被边缘化了。此外，正如上面提到的，年轻人受到和他们的父母以及其他成年人不同的道德体系的影响。“（这里）的症结在于对待知识的态度，”正如道格拉斯说的（1994: 103）。对那些身处异议群体的人来说，专业的医学知识可能会受到质疑甚至被拒绝，另类的解释模式就会发展起来。波博—迪欧纳索的年轻人或许不会直接否认有关AIDS的专业知识和它的预防，但是正如上面提到安全套的防范时，他们表达了矛盾和迷惑的一面。对在非洲销售的安全套的不信任，一定程度上应和了法默（Farmer, 1992: 247）描述的“言辞抵抗”、共谋理论在社会边缘化群体和没有权力的群体中的盛行。换句话说，知识从来都不是一个维度的，知识的运用取决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害怕感染HIV表现在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年轻人认为自己处于通过性行